

O7BVGUO1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郭文贵

被告。

23 Cr. 118 (AT)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年7月11日
上午9:00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尔坎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律师助理专家

罗伯特-斯托特，联邦调查局特工

豪尔赫-萨拉萨尔，辩护律师助理

黄拓，口译员（普通话）

丰实，口译员（普通话）

余马克-唐，口译员（普通话）

芭芭拉-罗伯特森，口译员（普通话）

(审判恢复；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早上好。

施洛夫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

霍顿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介绍你们自己。

霍顿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贾斯汀·霍顿，代表政府。不久之后，助理检察官莫里和芬克将加入我们。

施洛夫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我是萨布丽娜·施洛夫，代表站在我左边的郭先生。

法官说：请坐。开始之前，有什么事情要提吗？

霍顿律师说：只是一个简短的时间安排问题，法官大人。政府请求在辩护总结结束后有 15 分钟或 10 分钟的时间，以便我们可以准备和布置反驳陈词。

法官说：你认为反驳会持续多久？

霍顿律师说：我认为大约一个小时。

法官说：好的。施洛夫女士有任何事情要提吗？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告诉我昨天监狱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还没有弄清楚。如果有问题，我会提出并请求法庭安排第二次出庭，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法官说：好的。如果你需要在 9:30 之前找我，我在这里。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我很感激。可能不需要，但我还不知道。谢谢。

法官说：好的。

(休庭)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进来。

(陪审团入场)

法官说：请坐。早上好，陪审员们。

陪审员们说：早上好。

法官说：我们现在继续进行郭先生的总结陈词，由西达尔达·卡马拉珠先生进行。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我可以开始吗？

法官说：可以。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早上好。欢迎回来。我们昨天中断时正在谈论 G|CLUBS。我们刚刚开始。

现在，G|Clubs 感觉像是政府在审判中花费最多时间的案件部分；你知道，汽车、露营车和豪宅，所有你可能在一个豪华会员俱乐部期待的各种东西。

所以我要请你们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考虑的第一件事是，所有那些东西——汽车、房子、自行车——其实都不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我请你们仔细查看每一寸的那个沙梅尔·梅德拉诺的图表——我想芬克先生说过有 200 多页——看每一页；你们不会看到任何一处 G|Clubs 或郭先生关于公司如何使用从会员销售中获得的钱的承诺或陈述，没有一行。

这很有道理，对吧？因为想想雷耶斯女士认为 G|Clubs 是什么。它是一家向其会员提供福利和服务的公司，对吗？你可以在会员手册中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在酒店和旅行社享受折扣，参加像 G Talks 这样的会议。

哦，你记得芬克先生说 G Talks 的抽奖是被操纵或做假的，因为郭先生的移民律师赢得了一辆车。还记得在总结陈词时他说的吗？好吧，雷耶斯女士告诉你们，她雇了一家第三方公司来运行抽奖活动。郭先生没有参与其中。那么操纵是什么呢？

但是福利，这就是 G|Clubs 向其会员提供的，作为他们会费的交换。这些会费构成了公司的收入，公司的资金。想想看。这和 Netflix 或 Hulu 或任何其他流媒体服务没有什么不同。你每月支付给它们 9.99 美元或其他金额，以换取观看电影和节目或其他内容的能力，对吧。在你支付了那 9.99 美元之后，它就没了。它现在属于公司了。

管理 Hulu 或 Netflix 的人可以随意使用这笔钱，对吗？所以，如果 Hulu 的老板想用公司的钱买新车或度假，甚至送礼物给别人，这没有任何问题。这不是会员的事。如果你是 Hulu 的会员，这不关你的事。

实际上，你们在这个案件中从雷耶斯女士那里听到了这一点。G|Clubs 也是一样的，就像她的新业务一样。业务的拥有者有权决定如何花费这些钱。最终，谁是 G|Clubs 的拥有者？何浩然。你们听到一个又一个证人这样说。你们看到一份又一份文件这样表明。他是 G|Clubs 的拥有者。正如你们也看到的，他批准了政府在这里关注的每一笔购买：汽车、游艇、转账到汉密尔顿、露营车，所有这些。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政府想让你们相信何先生只是一个幌子；而 G|Clubs 的真正所有者要么是郭文贵的儿子郭强，要么是郭文贵本人。

那么我们从郭强开始。

政府关于他拥有 G|Clubs 的整个案件归结于哈利德录音中的一处奇怪提及，其中郭强说他是某个荷兰信托的设立者。他们有给你们任何证据说明成为信托设立者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荷兰信托了吗？他们有向你们解释这个术语吗？当在同一通电话中，郭强还说，但何先生是所有者，你们可以给这个术语多少重要性？

坦白说，即使郭强确实在 G|Clubs 拥有一些所有权利益，那又怎样？为什么这个事实会改变业务所有者可以使用资金购买他想要的东西的基本原则呢，对吗？

现在来看政府关于郭文贵控制 G|Clubs 的证据是什么？

嗯，有一段来自哈利德先生的证词，政府问他是否属实郭先生并没有对 G|Clubs 拥有决定性控制。他说不，那不是真的。你记得他的证词。但是哈利德先生实际上给你们举了什么“决定性控制”的例子吗？郭先生的控制意味着什么？除了他的说法之外还有什么吗？我们一会儿也会讨论他的可信度。但在那之前，记住，他甚至并不真正在 G|Clubs 工作。他怎么会知道公司里发生了什么？

但当你们看那些实际在 G|Clubs 工作过的人的证词时，比如首席执行官利玛丽·雷耶斯，她告诉你们什么？她告诉你们她从未接受过郭文贵的任何指示。她把他看作是一个代言人，一个潮流引领者，仅此而已。

你们可以想象当我坐下时莫里女士会怎么说。她会说，雷耶斯先生可能没有与郭文贵互动，但她与王女士互动，而根据他们的说法，王女士是郭文贵的副手。

但再看看雷耶斯女士在芬克律师直接询问她王女士向谁汇报时说了什么。她说的是何先生，而不是郭文贵。尽管郭文贵在 G|Clubs 中对王女士应该有多大的控制权，公司首席执行官甚至不认为郭文贵是王女士的上司，更不用说是 G|Clubs 的所有者了。

特别想想 G|Clubs 做出的一个决定，发布那个免责声明，对吧。芬克先生谈到了这一点，他告诉你们郭先生部分地将那个声明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认为他的话是他把那份文件放在了那里。

但这没有意义。

所以让我们读一下免责声明。它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就是说，对郭文贵所说的话要有所保留，对吧？你不会得到任何股票，你不会有任何承诺对吧？这会削弱郭文贵让人们购买 G|Clubs 会员资格的目的，对吧？但根据芬克律师和政府的说法，郭文贵将其作为掩护故事放上去。有一个问题：你们听到了雷耶斯女士的证词。她甚至没有咨询——对不起。我说错了。好吧，我们会找到的。

但雷耶斯女士告诉你们她甚至没有咨询过郭文贵来放上去。她没有咨询。是她和市场团队做的。这是雷耶斯女士告诉你们的。

对不起，我刚才说得太快了。就在这里。

芬克律师昨天问你关于内容的责任问题时，你负责了吗？

市场团队和我，是的。

好的。而你们完全独立于郭文贵做这件事，对吧？

我们没有问他。

所以想想看。郭文贵是把这个放上去的人，但市场团队和雷耶斯女士甚至没有和他讨论过？再想想这个：如果雷耶斯女士真的认为郭文贵是她的老板或 G|Clubs 中必须讨好的不可动摇的人物，他们会在没有得到他的批准，没有问他的情况下就把这份免责声明放上去吗？

想想你们自己的工作。你会在你工作的公司网站上放一条内容基本上是说，“嘿，随意忽略我老板说的任何话”的消息吗？你会在没有和你老板确认的情况下这么做吗？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解雇，对吧？

他们在没有郭先生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需要郭先生的批准，因为郭先生并不控制 G|Clubs。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那些录音电话，对吧，就是那些哈利德先生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录制的电话。现在，政府说郭先生在那些电话中的事实是他控制 G|Clubs 的证据。

所以我希望你们再次看看那些通话，并思考其中的背景。有所有这些钱流入，对吧，来自 G|Clubs 的会员。钱卡住了。有投诉。因此，那些认识哈利德先生的人，那些与他有过先前关系的人，坦白说，那些引进他的人，他们试图与他交谈，并提出解决资金卡壳问题的选项。

好吧，把钱退回到 G|Clubs 的账户，对吧？试试这个办法。

好吧，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 G|Clubs 的账户。

好吧，这样做怎么样？那就把钱退还给寄钱的人。

根据政府的说法，有意盗窃的郭先生说，我们把钱退回去。

但是，谁拒绝了 this 提议？哈利德先生。

好吧，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你把钱寄到汉密尔顿。

再次，哈利德先生拒绝了。因为他唯一接受的是一份协议，让钱留在他那里，这样他就可以续从中赚钱，也许他可以用这些钱再买几个 Airbnb，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而且很快，你想知道你怎么知道哈利德先生在那个台上对你们撒谎了吗？嗯，在他得到他想要的协议后，他仍然没有正确完成工作，G|Clubs 试图解雇他，对吧。嗯，他坐在那个台上，对你们说，在宣誓之下，G|Clubs 试图解雇他后，哈利德先生甚至不想继续与 G|Clubs 的合约。他说在 2021 年 7 月，他想和这家公司结束关系。

那么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他的律师在哈利德先生的指示下，恳求 G|Clubs 不要解雇他呢？这是他的律师写给 G|Clubs 的信：我们提议 G|Clubs 撤回解雇通知。这听起来像是哈利德先生在试图退出交易吗？当然不是，因为他对你们撒谎了。因为哈利德先生，这个对银行撒谎的人，这个在他的抵押借贷申请和税务上撒谎的人，坐在那里也对你们撒谎。

所以让我们回到那些录音电话。

钱卡住了，他们无法设法让它松动。

然后你们听到了那个电话，那个有很多尖叫声的电话，对吧。记得芬克先生是用它开始他的陈述的。所以让我们来谈谈那个电话。因为虽然政府希望你们相信这显示了郭先生对 G|Clubs 的控制，实际上，它们恰恰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首先，如果你认为郭先生像政府所说的那样强大和可怕，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电话呢？哈立德先生告诉你们他害怕郭先生。所以如果他害怕郭先生，那么你会认为郭先生一个电话，这事就解决了。这全是骗局，对吗？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那么为什么当老板，当主事人打电话时，这事没有解决呢？

他们给你们播放了一段又一段的录音，尽管郭先生很生气，尽管郭先生在喊叫和咆哮，但什么也没有解决。

再看看那些电话的情况。回去看看文字记录。每个人都在向郭先生解释事情。他们没有屈服于他。没有人向他退让。没有人说，好的，郭先生，随你怎么说。他们一再地告诉他不行。不，你不能那样做。我们不能那样做。我知道你想这么做；我知道你想那么做，但我们做不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不行。这是一个敲诈企业的头目吗？这是一个经营这种庞大欺诈的人吗，一个不断被告知不行的人？

然后是的，他失去了冷静。

但是看看他失去冷静之前发生了什么。王女士和余先生说，看看，我们得去董事会。我们得按规矩办事。我们得去找何浩然。再看看电话记录，郭先生说好的。即使在所有的叫喊和咆哮中，他从未说，去你的，我们不去董事会。你这无耻的混蛋，怎么敢提议我们去董事会。他并没有说这些话。他所做的只是生气。

好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会生气。但郭先生没有指示他们改变任何事情。最终，余先生和王女士完全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去做。他们得到了利马丽·雷耶斯和何先生的批准。你可以在政府的展品中看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这些电话显示了什么，它们显示的是郭先生对这些人缺乏控制，而不是相反。

我知道政府说，好吧，但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参与这些电话呢？他是一名发言人。

好吧，让我们谈谈这个。

毫无疑问，郭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一个名人，因此在 G|Clubs 会员社区中也是如此。他是公司的发言人。

关于这一点，我简单说明一下。芬克先生评论了，你知道，郭先生是一名发言人，但他的合同没有规定任何报酬。所以请想一想这个问题。根据政府的说法，郭先生是一个骗子；公司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对吧。那里有数百万美元。为什么不领取薪水呢？根据他们的说法，你破产了。想想名人代言人可以赚多少钱。那为什么不直接拿几百万美元作为薪水呢？没有人会对此多想。这本来很容易解释的。

他没有那样做。

而他没有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郭先生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那些电话中。

是的，我们在开场陈述中说过，郭先生就是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他。这是因为这是事实。他为此运动冒着名誉风险，同时抵御中共试图在其萌芽阶段扼杀它的企图。因此，每一个失误都可能是这个运动的潜在灾难。

G|Clubs，这个为爆料革命成员服务的组织，本应帮助形成运动的社会结构，却遇到了问题。所以，是的，郭先生参与了那些电话。但那是因为他关心这对运动的影响以及成员热情的减弱。他甚至在通话中说到了这一点。这不是金钱上的风险，而是他一生的努力面临的风险。如果你经历了郭先生为将运动推向这一点所经历的一切，你不会参与其中吗？你不会想确保事情进行得正确吗？你不会想确保它在向前推进吗？还是你会坐视不管，让像哈立德先生这样的人掌握所有不属于他的钱？

那么，为什么控制权的问题最终重要呢？因为没有它，政府就无法将郭先生与他们所说的 G|Clubs 的问题联系起来。他们没有证据证明他控制了公司的任何业务。他们在这次审判中传唤了一名 G|Clubs 员工，雷耶斯女士。她告诉你们，她几乎没有与郭先生互动过，她不认为郭先生是她的老板。那都是何先生。

政府唯一将郭先生和何先生联系起来的证据是什么？是什么？嗯，你记得托雷斯法官在她的指示中告诉你们，仅仅因为你和一个罪犯是朋友，并不意味着你也是罪犯。但在这里，政府说郭先生因为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儿子的朋友的行为而负责。他们这样做却没有向你们展示郭先生和何先生之间的任何一次通讯；甚至没有展示郭强和何先生关于 G|Clubs 的任何一次通讯。那么他们如何将那些行为，那些派对行为，法拉利，如何将这些行为与这位坐在纽约的男士联系起来，而他从未与他们就此进行过任何对话？因为，相信我，如果那些证据存在，你不认为他们会把它放在你们面前吗？

那么他们试图与他联系的是什么呢？兰博基尼和豪宅。根据文件和政府的证人，最合理的结论是这些都是 G|Clubs 会员的福利，而不是郭先生的财产。

你还记得芬克律师问雷耶斯女士关于 G|Clubs 网站以及公司如何没有提供那些精心策划的生活体验。回去看看那个证词。她实际上说了什么呢？她承认公司当时并没有提供那些体验，但她也说他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这就是你在地证词中看到的；G|Clubs 也在试图为其会员获取福利。

想想 2020 年秋天发生了什么。世界仍然处于新冠疫情的掌控之中，对吧？正如你们听雷耶斯女士作证的那样，这使得提供你可能期待的豪华会员俱乐部的全方位福利变得困难：高级餐厅、旅行、酒店、体验。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是的，对于一个试图起步的豪华会员俱乐部来说，选择并不多。在那个时候，你能为会员提供的只有这么多。

但公司尽其所能。它在 G Fashion 上提供了显著的折扣。这是一个你或我可能不会买的品牌，但对 G|Clubs 的目标受众有特殊的共鸣。事实上，你看到了周先生和戴先生在 G Fashion 服装上花了多少钱并节省了多少钱。

周先生来这里告诉你们，他认为那些衣服做工粗糙或者普通。即使在他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仍然在这些衣服上花费了数千美元。显然是因为他在乎这个品牌。

G|Clubs 提供了一个远程会议，G Talks，供会员听取他们感兴趣的演讲者。记住，那是那个有“不得说”列表，不得说的词汇列表的会议。我不完全确定那个列表的重要性，因为正如你在那些视频中看到的，郭先生讲话时确实有一种继续讲下去的方式；并且提醒或许在检察官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调查的时候，谈论检察官或 SEC 可能不是最好的主意。

顺便说一下，你可能错过了，这在“禁言词汇”列表上：郭之声，善之声。所以尽管在这个案子中你听到的每一个“G”都是郭先生的名字，显然，“善之声”被用得足够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把它放在这个列表上。想想看。这是一个他们说要交给郭先生的列表，上面列出了他不应该说的词；他们担心他可能会说的东西。所以他们担心他会谈论叫“善之声”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担心吗？因为你以前用过这个词。因为人们以前用过这个词。

所以我知道他们嘲笑我们的证人，他们说，哦，你们告诉我们 G 不是郭。不只是我们，他们也在告诉你这个。

不过，公司从一开始就为其会员提供了另一项服务。雷耶斯女士对此进行了证言。会员们感觉他们是社区的一部分，对吧。他们通过这种共同的会员资格、共同的观点，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是共同的目标而联系在一起。这与 G|Clubs 是否正式成为 NFSC（新中国联邦）的一部分无关。你无法否认该团体拥有重叠的会员；那些离开中国的富有中国人，他们在寻找机会在自己的祖国带来政治变革。

团结在一起，这很重要。也许不是以你我这些没有相同背景的人能理解的方式，但也不是以我们不熟悉或不寻常的方式。我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重视不同的事物，对吧？也许你每年都在不断购买大都会队的门票，因为那是你祖父的球队。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没有意义，但你还是这么做了。或者你可能会购买博物馆会员，因为这样你感觉自己与历史相连。这对其他人可能没有同样的感觉，但对你来说却很重要。或者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这样做让你感觉对这个事业有所贡献，尽管其他人可能无法忍受。我们许多人都会在其他人在看来没有意义的事物上花钱，出于其他人没有的原因。但用那个老万事达卡广告的话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感觉，那是无价的。

那么想想 2021 年发生了什么。在公司开始解决其银行问题之后，你们从雷耶斯女士那里听到，她开始寻找不同的机会，对吧？她前往欧洲看看他们能为会员提供什么。你们看到了 G|Clubs 为游艇活动和酒店住宿签订的合同。你们还听到了雷耶斯女士如何争取到那次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机会。如果你能去的话，那将是一次非常酷的旅行，对吧？你们还从雷耶斯女士那里听说，公司正在购买豪华车辆供会员使用。

那么在 2021 年，你们看到了什么？嗯，你们看到公司买了一辆兰博基尼，对吧？就是那辆有剪刀门的。你们听到雷耶斯女士说这辆车是为 G|Clubs 的会员准备的；毕竟，它是 G|Clubs 的名义购买的。而且它的目的是租给 G|Clubs 的会员，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驾驶它的刺激。

所以总结一下，你们听到了 G|Clubs 的 CEO 说这辆车是为 G|Clubs 的会员买的。然后你们有来自经销商的记录显示这辆车是为 G|Clubs 购买的。那么争论是什么？政府为什么说不，这是郭先生的车？基本上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郭先生被逮捕的那天，2023 年 3 月 15 日，那辆车停在他康涅狄格家中的车库里。芬克先生称这是毁灭性的证据。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

这辆车是在 2021 年 9 月 13 日购买的。你们看到它要被运往康涅狄格州。

2021 年 12 月 10 日，有一段视频发布，标题为“喜币 to the Moon”，视频中有一段郭先生驾驶这辆车的片段；他在看起来像是他康涅狄格州的家附近开了大约 10 英尺。

然后在 2022 年的某个时候，雷耶斯女士作证说她看到郭先生在一段 G|Clubs 的视频中展示——用她的话说——那辆兰博基尼。

然后在 3 月 15 日，你们看到了 FBI 的突袭。

这就是政府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给你们的。除了作为喜马拉雅交易所或 G|Clubs 的道具之外，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先生实际上使用过这辆车。没有证据显示他在其中兜风，没有证据显示他在意大利赛道上驾车，没有证人证词说他在炫耀他的新车。关于这些时期车辆的位置，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到 2022 年的某个时候，这辆车在哪里？他们能告诉你吗？不能。他们完全不知道。

这辆车在 2022 年末被用于 G|Clubs 以及 2023 年 3 月 15 日之间在哪里？他们知道吗？他们无法告诉你。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相关证据。

想想看。如果那段视频是在 2022 年 12 月拍摄的，那辆车可能只是在冬天的几个月里一直停在那里。记得有个电池充电器，兰博基尼的证人作证提到过。

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政府给你们的是，在两年的时间里，最多有三次这辆车出现在郭先生的家中，其中两次与为 G|Clubs（拥有它的公司）及其企业合作伙伴喜马拉雅交易所拍摄的宣传视频有关。第三次，你们不知道这辆车是何时或如何到达那里的，但它不太可能是为了郭先生的个人利益，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会开车。即使在你们看到的视频中，他也只开了大约 10 英尺，看起来非常害怕。

那么问问自己，你真的能根据政府给你们的案件来判断这里发生了什么吗？你能自信地说郭先生是对的，他偷了钱来买这辆停在他家中的车吗？不，你不能。因为至少同样有可能的是，作为 G|Clubs 的发言人的郭先生在几个场合使用兰博基尼来推广公司及其企业合作伙伴；基本上就像你们在其他视频中看到的那些游艇和喷气机一样。

这一点尤其真实，因为在 G|Clubs 有很多人知道购买了兰博基尼。我的意思是，郭先生打算怎么做，从他们所有人的鼻子底下偷走它吗？如果 G|Clubs 的某个人打电话来说，嘿，有个会员想开它，它在哪里？他们会怎么回答？

特别是当你考虑到雷耶斯女士关于兰博基尼的证词时，这一点尤其真实。这里是。请在你们审议时重新审视它。因为这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为什么政府的案件在这一点上讲不通。

因此，在交叉质询期间，雷耶斯女士作证说她在 2022 年看到了那辆兰博基尼的视频，那是郭先生在推广 G|Clubs 的一个视频。她记不清具体的内容了。但你记得在证词期间有一个有点搞笑的时刻。她纠正了我。我说他在驾驶那辆车，而她说，不不，他是在展示它。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她说当她看到他展示兰博基尼时，并不担心，哦，不，郭先生偷了车，他为什么有它？她担心的是，他正在把它作为 G|Clubs 会员的福利来推广，而那时车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想想这个问题。G|Clubs 的首席执行官雷耶斯女士，并没有因为看到车在郭先生康涅狄格的家中而惊慌失措。这并没有让她感到困扰，因为她知道那是郭先生作为公司发言人职责的一部分。

让她感到困扰的是，郭先生在车辆准备好之前就告诉了会员。政府的证人雷耶斯女士提供了关于郭先生为什么会将那辆车停在他家的最可信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支持郭先生的事件版本，而非政府的说法。

现在，雷耶斯女士的证词还解释了政府的另一个重要证据。你们听到芬克先生谈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与汽车相关的文件上的名字被发现在康涅狄格的家中，而名字是曹德锋，韦恩，郭先生女儿的男朋友的名字。

但你也听到了雷耶斯女士和斯科特·巴内特对此的解释。

记住雷耶斯女士告诉你们的。在他们购买这些车辆之后，确实出现了一些保险问题，对吧？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郭先生参与了这些保险问题。这是 G|Clubs 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以便将这些车辆提供给会员。你们甚至听说 G|Clubs 在 2022 年聘请了一家公司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家公司的性质是什么呢？是一家与会员未来租赁福利合作的公司，是的。但它并没有发挥作用。

那么现在想想巴内特先生告诉你们的。记得他吗，前纽约警察局侦探，现在成为了当时郭先生安保团队的负责人，我猜他是迈斯特雷洛女士的一个万金油。

他告诉你们，有几辆以他的名义注册的 G|Clubs 摩托车，王雁平打算租给会员。兰博基尼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巴内特先生有驾驶执照。没有什么邪恶的。也没有关于为郭先生持有的事情。但他有驾驶执照。

但巴内特对会员租赁汽车或摩托车的前景感到害怕——或者说摩托车，抱歉。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认为这违法；而是他不想让某人把一辆价值 4 万美元的摩托车撞上路灯柱，让这变成他的责任。

你们听说那辆兰博基尼也是一样的。巴内特先生明白他们也打算将其租给会员。

所以现在你们从政府证人雷耶斯女士和辩护证人巴内特先生那里听到了同样的事情，他们打算将这辆车租出去，他们打算将这些摩托车租出去，即使它们是以巴内特先生的名义登记的。

那么你为什么认为曹德锋先生的情况会有任何不同呢？他们把名字登记在他们信任的人名下。

你认为巴内特先生，一个长期在纽约警察局工作的警官，如果他认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他会参与其中吗？他不是郭先生的家人。他不是支持者。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以这就是关于车和摩托车和露营车的情况。

所有其他的证据就更远远没有说服力了。

关于那辆布加迪，他们向你展示了什么？他们展示的是文件上的名字最初是郭强。雷耶斯女士解释了这一点。她告诉你，郭强和布加迪有关系，所以他引荐了它。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文件上。然后她修正了这一点，那是个笔误。

那法拉利呢？郭强显然是一个关系很广的法拉利车手。所以证据显示他帮朋友挑选了一辆法拉利，并且试驾过一次。

或者芬克先生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否都是通过借贷支付的，而且没有借贷偿还。那么看看银行记录。看看 2022 年从 G|Clubs 国际有限公司回到波多黎各实体的资金返还，当时借贷将被偿还。看看，有一笔近 500 万美元的提款。所以想想这个。他们有向你们展示整个故事吗？

那么这将我们引向哪里？这将我们引向克罗克庄园，达灵顿，这个政府声称是 G|Clubs 为郭先生购买的新泽西庄园的地方。

所以，这是无可争议的，对吧。经过与 Crane 的哈立德先生的相当多的争斗后，发生了什么？余先生建议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存放这笔钱，应该将其转移到对冲基金汉密尔顿，对吧。这不是郭先生的指示，这是余先生的建议。郭先生说，把钱退回去。但最终，你们听到哈立德先生拒绝这样做。所以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将其转移到汉密尔顿，这也是何先生批准的。因此，这笔钱被转移到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用它在新泽西购买了一处投资物业。

现在，政府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郭先生。但没有证据表明为什么余先生会从他的基金中拿出这笔钱，放弃从中赚取的费用，用来为郭先生在美国买第三套房。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郭先生为什么会想要那样做。

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我自己也是来自一个小镇，但这里是政府希望你们相信的：这个中国亿万富翁，几年前还在北京过着奢侈的生活，拥有游艇、私人飞机、数亿美元，这个人真正梦想的是在新泽西州伯根县拥有一座大房子。

他在曼哈顿有一个豪华公寓的整层。即便这样还不够好，他在康涅狄格州还有一个带网球场的家。然后这个人说，不，我还想要一个在收费公路旁边的地方。这是他们想让你们相信的，他会偷这些钱——这个人，明明在下一秒中可以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让我把这些钱都偷了，去完成在三个州都拥有豪宅的壮举。这不合理。

合理的是，余先生买下它是为了成为 G|Clubs 承诺给会员的那种实体俱乐部。一个安全的空间。这才合理。当你想想看，并查看一下，这与雷耶斯女士在伦敦看的那些房产类型一致。这是其中之一。这是另一个。它们看起来很熟悉，不是吗？它们看起来很像 Mahwah。它们有水疗中心。它们有 Mahwah 拥有的所有相同类型的设施，因为这正是他们在寻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实际地点，此处房产，非常类似于 G|Clubs 已经在寻找的东西。那么，对冲基金经理管理 G|Clubs 的资金时可能会购买这样一个地方，这不是很合情合理吗？

那么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雷耶斯女士不知道这件事。她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资金被投资在对冲基金中。而正如你一次又一次看到的，对对冲基金的投资，都是由对冲基金经理决定投资什么。这在 Yieldesta 和博·柯林斯身上发生过，也在海曼身上发生过。这并不比余先生处理的情况更阴险。

所以雷耶斯女士没有追踪公司的投资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她甚至不负责公司的财务。也许他们会说，但幻灯片上说它在波多黎各，那是它应该在的地方。波多黎各没有 G|Clubs 的会员。你知道哪里有很多 G|Clubs 的会员吗？在纽约。你还知道那里有什么吗？有一个大型国际机场，G|Clubs 的会员可以飞过去使用俱乐部。再说一次，这才合理。

那么，为什么他在挑选家具？为什么不是 G|Clubs 的某个人在做这些？雷耶斯女士告诉你什么了？郭先生是那个社区的潮流引领者。G|Clubs 的会员们喜欢他的品味。

郭先生在中国做了什么？你们听到迈斯特雷洛女士的证词：他建造了豪华酒店。他开发了房地产。他有一个叫盘古大观的大酒店。他们在寻找什么样的设计师？你们在文字记录中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如果你正在为那些与郭先生有相似品味的人装饰一个豪华会所，那么让郭先生，这位公司发言人和豪华酒店设计师，对设计提出意见不是很合理吗？

我知道他们向你们展示了关于床垫、马桶和各种发票的内容。这些都是你在豪华酒店中会有的东西，也是你在豪华会所中会有的东西。这是一样的。

那么政府还有什么呢？有来自房地产经纪人克里斯汀·弗罗西尼的证词，还有那些文件，郭先生在文件中说这房子是为他的家人准备的。还有那些关于女士区、夫人房或韦恩房间的发票。我知道对此有很多强调。但强调不是证据，女士们先生们。

那么证据告诉你什么？

但首先，它告诉你们，Mahwah 的房产是一个高档社区的一部分，并且被指定用作住宅，对吧，佛罗西尼女士告诉你们这一点。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Mahwah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G|Clubs 会所，对吧？它与宣传册上的描述相符，而且地理位置优越。而 G|Clubs 的会员们都在急切地期待他们的福利，对吧？

一个难题：你认为如果你说，“嗨，我们正在寻找购买这座豪宅，作为我们反中共、亲中国民主的社交俱乐部用地；我们会从世界各地带来一群人，并有大量安保，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绑架我们的成员”，你能买到像 Mahwah 这样的房子吗？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所以，是的，他们说中国亿万富翁要买这座房子，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而芬克先生说之所以有这么多秘密，不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共，而是因为信托和破产。这说不通，因为他们在 Pax 判决之前和破产申请之前就买了房子并进行了所有这些秘密操作。Mahwah 是在 2021 年 11 月购买的。Pax 判决发生在 2022 年 2 月，破产也是在 2022 年 2 月。这说不通。

所以这就是政府的证据。

这能改变什么吗？我认为不能。但当你听到巴内特先生和 Leanne Li 女士的证词时，更不能。巴内特先生告诉你们，他作为安保负责人，曾不时带郭先生去那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郭先生甚至访问过 Mahwah 或住过 Mahwah，抱歉。这是我们提供的。而巴内特先生告诉你们原因。他去那里是为了监督装修；他去那里是为了直播。你们也看到了他进行直播的片段，对吧？这就是他使用这处房产的原因。

但是巴内特先生是郭先生的安全负责人，对吧。他的工作是确保郭先生的安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必须知道郭先生在哪里以及郭先生将住在哪里。而他从来没有认为 Mahwah 是郭先生的住所。他从来没有这样理解。实际上，他认为那是为爆料革命成员享受的地方，就像那些购买了 G|Clubs 会员资格的人一样。

事实上，巴内特先生的印象是，郭先生的夫人不喜欢这里，她根本不想住在这里。

把衣服留在 Mahwah 为什么？巴内特先生还告诉您，由于安全原因，他在 2023 年决定让郭先生的女儿和妻子在 Mahwah 逗留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在那里保留一些衣服、现金或文件，这一点难道奇怪吗？这些人可能需要随时逃离，因为中共可能会试图让他们消失。

把 Leanne Li 的证词作为最后的定论。她告诉你们了什么？她告诉你，在逮捕之前很久，甚至在需要解释 Mahwah 是什么之前，她就已经和郭先生谈论过这件事。郭先生告诉她去找其他的房产给爆料革命成员使用。在购买 Mahwah 之前，他让她准备一个关于这个房产的介绍，这样他们就能向爆料革命成

员解释清楚，突出展示他们将如何使用它。这就是你知道郭先生当时对这个房产的想法。这是在他被捕之前，也是在他被指控购买 Mahwah 之前。所以请考虑一下。这就是你所知道的。

在这种背景下，你如何能说政府已经证明了他们对 G|Clubs 的指控，足以超出合理怀疑的范围吗？你不能。

所以我们来到喜马拉雅交易所。我会尽量不花太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他们也没有。坦率地说，这与郭先生关系甚微。

你们没有看到任何他拥有它的证据；你们没有看到任何他在指导它的运营。你们最多看到的一些未透露姓名的喜马拉雅交易所员工告诉杰西·布朗，郭先生想要在某个特定日期开始。

好吧，我想，正如你在这次审判中看到的，郭先生非常希望事情能为运动而发生。交易所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因为它旨在帮助那些害怕中国政府的人轻松转移他们的资金。就是这个想法。

你听到了来自斯克拉女士的讲述，加密货币是应对专制政权的主要方式。你也听到了杜兰先生如何描述中国政府倾向于没收财产。

但这就是你听到的关于郭先生在交易所角色的全部内容。

政府认为他的错误在哪里？他们说他不当地推广了这个项目。他们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加密货币，因为它只是信用积分，区块链上的活动并不多。

我要向你建议，你不必在这个论点花费太多时间，因为你已经听到了来自斯克拉女士的证词，她是这场审判中唯一一个提供加密货币专业知识的专家。

她告诉了你们什么？她告诉你们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运作方式类似于一个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你们还听到了，像你们可能知道的那些著名的中心化加密货币交易所，比如 Coinbase，由于其设置方式，区块链上不显示很多交易是很常见的情况。

因此，所有的交易都记录在公司内部的账本上。这就是你直接从中得到信用的地方。这没什么不寻常的。基本上，政府要求你们根据加密货币社区中的哲学分歧来判定郭先生有罪。这不是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据。

并且交易所并没有隐藏这些信息。你们看到交易所在其白皮书中公开讨论了信用的使用。

他们请来了调查员罗伯茨先生。他告诉你什么？他只是假设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再看——对不起。他只是假设连续兑换，一对一兑换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但看看他在交叉质询时说了什么。他说他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 HDO 在流通，所以他做不到。这为什么重要？因为交易所实际上说的是，一对一的支持是针对流通中的 HDO。而他不知道流通中有什么。所以你完全可以忽略他关于这一点的证词。

你们看到，审计公司 Armanino 实际上可以访问罗伯茨先生承认他没有的信息。并且它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客户购买的 HDO 数量与交易所保留的美元数量之间确实存在一对一的支持。所以，再一次，大惊小怪。

然后是关于黄金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都可以承认，郭先生关于黄金的声明可能看起来有点混乱。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你们从布朗先生那里听到，交易所的人知道他没有正确解释，但他们决定不告诉他。这并不是余先生唯一一次对郭先生隐瞒交易所的信息。

你还记得 Leanne Li 的证词，她提到如何前往伦敦试图获取财务记录，因为郭先生担心余先生是如何经营交易所的。余先生做了什么？他设法阻挠了她。那么，这听起来像是郭先生在控制余先生和交易所吗？

但无论如何，政府有什么证据证明郭先生在故意对黄金的事情撒谎呢？Armanino 的报告，斯科拉女士的证词，这些都只是部分故事。

布朗先生告诉你，他们确实有购买黄金的计划。所以你知道这不是郭先生凭空捏造的。

你看到布朗先生最后说他不知道什么是 Sharps Pixley，看到了吗？你知道谁知道什么是 Sharps Pixley 吗？汤姆·毕晓普。汤姆·毕晓普向你们描述了 2022 年 3 月喜马拉雅交易所如何向总部位于伦敦的金条经纪公司 Sharps Pixley 发送了 500 万美元。所以交易所正在逐步兑现其关于黄金的承诺。而且如果是一场骗局，你不会这样花费 500 万美元。

杰西·布朗告诉你这是一家真正的公司。他向你介绍了所有的合规性。事实上，他告诉你他认为公司的合规措施过多。他还告诉你，在任何代币出售之前，余先生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自己的资金。

如果这全是一场大骗局，当你只是想窃取这些钱时，你会将 7000 万美元的兑换金返还给交易所的客户吗？我的意思是，这些兑换是交易所没有义务履行的。

一切都说不通。

最后还有借贷，3700 万美元的借贷。

老实说，我不明白这笔借贷有什么问题。这笔钱来自交易所的利润。他们对此很开放。它得到了交易所董事会的批准，包括杰西·布朗在内。并且已经向美国法院提交。如果有人认为他们用那笔借贷做了非法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公开？余先生为什么要和博·柯林斯讨论这件事？他们为什么不努力隐藏它？

现在还有一个最后的所谓的误导，我们必须谈谈；政府花了一些时间在这个上面。这就是所谓的郭先生保证赔偿所有人的损失。记得他们以这个结束了他们的案件；剪辑在一起的视频，显示郭先生说他会赔偿人们的损失。

关于这个，有几点要说。

首先要记住，即使你发现存在误导，你们也必须认为它是重要的；它被期望会影响一个合理且谨慎的人在决定时的思考。

政府的证据是什么？他们让一些人作证说他们依赖这些保证，并且他们认为这是无风险的。

然而，托雷斯法官也指示你，必须考虑可用信息的总体情况。

那么当时还有哪些其他信息呢？

你们看到郭先生在公告视频中告诉人们 GTV 是有风险的；他们应该阅读招股说明书并了解其风险。招股说明书包括了关于风险的披露。它也告诉他们这是有风险的。你们看到郭先生对他的破产是公开的。他制作了一个视频，并向人们讲述了这件事。所以所有这些都是信息混合体的一部分。

你们还听到了德拉贡先生的证词，他是一位估值专家，关于他如何看待保证对评估投资机会的影响。他告诉你们什么？他告诉你们他必须考虑保证，但有许多因素决定了你们如何衡量它。这是他的说法。将这个与郭先生所说的对比一下，我认为你们会看到，郭先生的声明远非政府所说的那种重要的铁一般的保证。

再想想这个：他应该偿还什么样的损失？在 GTV 上，你看到了郭先生的观点。他认为 Saraca 承担了损失。他认为损失来自 Saraca，作为比萨饼的一部分，对吧？那么他为什么要偿还别人的损失呢？当借贷甚至在郭先生被逮捕后还未到期，农场借贷怎么会有损失呢？至于 G|Clubs，怎么会有损失呢？人们为那些会员资格付费了。而政府所谓的受害者证人没有在公司设定的期间内提交退款请求，这不是郭先生的决定。郭先生没有拒绝他们这些退款。

最后是交易所。他们的证人以每枚 10 美分的价格购买了这些代币。有没有证据表明价格跌到了 10 美分以下？

那么损失是什么？

这里有一点：托雷斯法官指示你们，政府必须证明郭先生在发表声明时知道它是虚假的。仅仅因为他后来说的话被证明是不真实的还不够。但政府给你们的所有证据只是郭先生据称没有偿还他应该偿还的款项。他们没有向你们展示他在发表这些声明时的意图。而这是不够的。

我已经快到时间了，我只想留给你们一些结束的想法。

正如你所知，当我坐下时，莫里女士会有机会回复。政府负有举证责任，所以他们有最后发言权。但我认为，即使有这个优势，他们仍然无法承担他们的举证责任。

那么郭先生能得到什么呢？什么能帮助平衡天平？

他所拥有的一件事是无罪推定和合理怀疑的标准。正如我们从审判的第一天到现在讨论的，郭先生必须被推定为无罪。除非你们发现政府已经超出合理怀疑地证明了他的罪行，否则他将永远享有无罪推定。

那这意味着什么？托雷斯法官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意味着在你们审查证据后，如果你们有那种会让你们在生活中处理重大事务时严重犹豫或暂停的疑虑，你们必须判定郭先生无罪。这有多严重呢？

所以我只想讲一些关于检方向您提供的证据的质量的事情。不用担心，我不会再重新梳理这所有的一切，我保证我会很快坐下。

但请想想你们在这次审判中看到和听到的一些内容。问问自己是否真的对政府的案件有信心。他们召集了许多证人，托雷斯法官为你们如何评估证人的可信度提供了指导。看看他们在直接询问和交叉质询时是如何回答问题的，对吧。他们的回答有差异吗？他们是否有偏袒任何一方的动机？当然，还有你们的常识。

起诉方提供的一个类别的证人是那些据说能告诉你们内幕故事的人，据他们所说，利玛丽·雷耶斯、海瑟姆·哈立德、杰西·布朗、李娅，都是与所发生事情密切相关的人。G|Clubs 的 CEO、交易所的 CEO、银行关系负责人、铁血组的成员，这些都是他们所说的欺诈行为的紧密接触人，他们推波助澜了他们所说的诈骗。

但你们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证人席，而不是辩护桌上。为什么呢？是因为政府答应不去起诉他们，让政府宽恕他们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们作证，如果被政府问询，他们告诉你们真相。

他们还告诉你们什么？他们只有在政府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时，才能保住协议，对吧？所以他们会说出他们认为对政府有帮助的话，有什么奇怪的吗？“哦，我从没听说过 Mahwah。”“郭文贵控制了 G|Clubs。”“我在交易所什么都没做。”

问题是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能证实这些事情的证据，所有的一切只是基于目击者的话，因为政府保证了他们不会承受牢狱之灾。就是这样。

现在，政府还传唤了那些所谓的受害者。问问你自己：如果你亲近的人有严重的医疗问题，而李娅或周乐是医生，你会感觉如何？他们的参与会让你犹豫吗？因为这就是你们在这里需要考虑的事情。

再想想那些证人在直接询问时的表现，他们非常乐意回答任何问题。而他们对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郭文贵告诉我去做的。我这么做是因为郭文贵。郭文贵说有激光技术。你们有在视频中看到过这个吗？

但在交叉询问时，对吧，想想李娅，就是一连串的“我不记得”、“我不知道”、“我没概念”。或者在交叉询问中的陈女士，她就是不回答问题，而是利用每一个机会去指责郭先生是个骗子。Jenny Li 或周乐也是如此。或者想想 Patrick Chin，他混淆到以为自己投资了郭媒体。即使他们也没有说有人投资了郭媒体。

再想想这个：这些证人每个人都证实他们盲目地跟随郭先生，除了当他告诉他们查看会削弱政府案件的文件时。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唯一一次他们没有遵循他的命令。这合理吗？除此之外他们做了这个人说的每一件事？我猜是的，但事实对那些证人来说是一种陌生的语言。

那么问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证？好吧，我敢肯定，莫里女士会说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自己被骗了；他们认为自己被欺诈了；他们想要回自己的钱。

但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告诉你们，直到他们看到政府在这个案件中的起诉书时，他们才醒悟过来。起诉书只是一个指控。基本上，即使按照政府的说法，这些证人也只是相信了政府的话。他们在没有听到你们所听到的证据的情况下，完全接受了政府的说法，钩、线和铅坠都吞下去了。所以他们对检方明显有偏见。

至少，他们希望通过起诉方拿回他们的钱。

至少有一个人，李娅，告诉你们中国政府拜访了她的父母，告诉他们她需要停止与郭先生的联系。

那么，在这样的案件中，她上台作证，以一种她认为中共会认可的方式，公开与郭先生划清界限，这难以置信吗？

当然不会。

卡马拉珠律师说：然后他们给你们展示了所有那些汇总图表，很多图表。但无论有多少，它们对你们的价值都是零，因为它们都具有误导性。你还记得梅德拉诺的图表。那是有史蒂夫·班农剪辑的那一个。我不会再拉那个图表出来，或者是埃斯皮诺萨的图表。记得那是她证实了一个有数十个幻灯片和数百个箭头的图表，只有让舒里克先生根据埃斯皮诺萨的说法在两分钟内一张纸上公正准确地画出同一笔交易。或者是 G|Clubs 图表的见证人，他放出了一个 G|Clubs 借贷协议的图表，其中既包括签署的借贷协议，也包括早期的草稿。

为什么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数字看起来更大。或者我们谈到的辛顿先生。记得布拉特是怎样处理这个图表的吗，几乎花了一年时间，检察官一直在更改它，直到他作证的前一天，而且那些框框逻辑上讲不通。看看那些。在辛顿先生的证词下，这些箭头毫无意义。想想看，他是怎样告诉你们，你们无法进行必要的分析来将农场借贷的资金与这些支付联系起来。这才是更准确的图表。那么，当你们看到这些时，你们能对这些图表或这些证词有多少信心呢？

他们还展示了很多文件。芬克先生谈到的其中一个文件是一份未签名的信托协议。你还记得吗，那是介于郭强和喜马拉雅交易所之间的。他说，看，这是执行版本，但它没有签名，也没有日期。那么你能对它有多少信心呢？你能知道这份文件是什么时候创建的吗？为什么会创建它？谁创建的；这是否是一个被考虑过然后被拒绝的想法；作者是否拥有任何准确的信息？当然不行。你对那份文件的创建一无所知。

我敢肯定莫里女士会站起来说，这都是掩护故事的一部分。好吧，费根森先生请你们运用常识。用你的常识问问自己，如果这是掩护故事的一部分，为什么不签名？为什么不把它定稿？未签名的文件对掩护故事有什么用？这毫无意义。我敢肯定他们会谈到视频。当我坐下时，我敢肯定你们会听到很多关于视频的讨论。我不打算全部讲述。审判期间有一个你们看到的视频，芬克先生讲过，这个很有教育意义，那就是郭先生说美国政府永远不会错误地指控你犯罪。你记得那个吗？审判快结束时他们给你们看了那个。

好吧，以防不清楚，郭先生对此的看法已经改变了。但是，想一想那个片段。它实际上削弱了政府的案件。想一想。郭先生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所有你们听说过的事情时发表了那个声明。问问自己，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位拥有游艇、私人飞机和数亿美元欺诈所得的犯罪主谋，知道有人向 SEC 和 FBI 投诉，却只是呆在纽约等着被捕，这有意义吗？或者他们给你们看这些令人害怕的银行账户图表，并说无辜的人不会这样做，只有有东西要隐藏的人才会这样做，要求你

们忽视显而易见的事实。郭先生和他的同伴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中共追捕，而不是 FBI。再想想那个视频。他是邀请 FBI 进来，而不是逃离他们。

但他害怕中共在追捕他，这种恐惧是有理由的，鉴于他们为阻止他所做的一切。你们知道吗，你们听到杜兰先生说过，那些措施，多个手机，不同的银行账户，加强安全，这都是杜兰先生给那些被“猎狐行动”盯上的客户的建议。而那里坐着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猎狐行动”目标。所以，这就是他们给你们的证据。这是他们希望你们用来判定这个人有罪的不可靠的证据。但这是你们可以依赖的证据吗？我认为你们不能。

每次我做这个（结案陈词）的时候，每当我坐下后，我总会想起一些应该说的话，莫里女士可能会提到其中的一些。当她提到这些时，我希望你们想一想，卡马拉珠先生对此会说什么？我们辩护团队会如何回应？如果你们这样做，我认为你们会发现他们仍然无法证明他们的指控。郭先生在天平的这一边还有什么？他有我们，他的律师，所以我在这里努力奋斗。还有什么呢？芬克先生提到了。他谈到在这个国家，我们有你们，而这对郭先生尤其重要，因为你们是他的陪审团同侪，来决定他的清白。他让你们审查证据，从各个角度来看。他让你们运用常识，问问这是否有道理。他让你们用法律要求的批判眼光审视政府的证据。他让你们用最好的判断力来决定这个案件。他依靠你们。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说，如果你们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将托雷斯法官给你们的法律适用于你们在这次审判中听到的事实，那么只有一个与正义相一致的裁决，那就是你们让这个人回家，让他回到家人身边，让他回到朋友身边，让他回到他的战斗中。谢谢。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我们仍然没有完成审判的所有阶段。

接下来将是检方的反驳陈述。之后，我将简要地给你们更多关于法律的指示，但现在我们要休息大约十分钟。记住，你们不允许在自己之间讨论这个案件。不要让任何人在你们在场时讨论这个案件。不要阅读、观看或听取任何涉及本次审判主题的内容。

法庭书记员说：陪审团退庭。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谁来做反驳陈述？

莫里律师说：我来，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在你准备好时告诉我。

莫里律师说：谢谢。

(休庭)

法官说：请叫陪审员进来。

法庭书记员说：陪审团入庭。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陪审团成员们，我们现在将听取美国助理检察官朱莉安娜·莫里的反驳陈述。

莫里律师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之前听过这个，这是事实，政府是本案中唯一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我们必须超越合理怀疑地证明所有指控。这是全国每一个法庭每一天都一样适用的举证责任。

我们接受了这个责任，并且我们满足了这个责任。但当辩方选择提出论点时，你们有义务审查它们，看看它们是否与你们在审判期间听到的证据和证词相符。而事实是，它们并不相符。

现在，每个被指控的欺诈计划都证明了郭文贵对下一个欺诈计划的意图。这些证据共同证明了郭文贵在第一到第四项指控中的共谋罪名成立。对于第一到第四项指控，共谋罪的关键问题只是郭文贵是否与任何人达成协议以实施某些犯罪；电汇欺诈、银行欺诈、洗钱、证券欺诈和以极端手段进行有组

织非法活动以谋取利益罪。这只是他是否同意这样做的问题。当然，他至少同意实施这些犯罪。你可以根据他的行为和他共谋者的行为来判断这一点。

第五到第十二项指控是实质性指控，它们要求你们查看郭文贵是否实施或教唆实施了私募、农场借贷项目、G|Clubs 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然后看看郭文贵是否使用或教唆使用了价值一亿美元的欺诈资金投资于海曼。你们看到了证据。你们知道的，他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你们知道的，他犯了所有这些罪行。现在，我不想讨论卡马拉珠先生提出的所有论点。因为坦率地说，我没有必要这样做。

卡马拉珠律师昨天和你们谈了很多关于如何连接这些案件中的点。那些点就是你们在审判期间看到和听到的所有证据。它们包括证人证词、电子邮件、借贷协议和银行记录。

还有很多辩护的论点都只是分散你的注意力，试图让你忘记那些压倒性的郭文贵有罪的证据；让你忘记构成郭文贵集团的几十个实体；忘记数百个银行账户所织成的复杂网络，涉及到阿布扎比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账户；忘记大额资金转移，有时一天内转移两三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这些都是为了掩盖郭文贵欺诈所得的真实来源和目的；忘记那些虚假的借贷协议、咨询协议和其他文件，这些文件只是为了使那些交易看起来合法；忘记郭文贵向他的追随者宣传自己和他的企业的视频，这些视频长达数小时，他告诉追随者他们会让他们发财，他们和他在一起永远不会亏钱，他保证了这一点。忘记你听到的受害者。这些人是郭文贵的追随者，他们看了那些视频，把辛苦赚来的钱投资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信任他。他们想让你忘记这个人，郭文贵，那个他们相信的人，如何抢劫了他们。他们想让你忘记证据，因为这些证据证明了郭文贵是有罪的。

现在，辩方在此次庭审中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郭的政治活动上。郭文贵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你们也不应该在乎。因为这不是这次审判的内容。这次审判的问题是他是否有意实施欺诈，而他确实有。卡马拉珠律师为了混淆你们面前的问题，接着说，没有证据表明郭文贵曾经拿过一分钱来破坏政治运动，所以政府没有满足举证的责任。他辩称郭文贵绝不会从支持者那里偷钱。而卡马拉珠律师说，他不会有规定的必要犯罪意图。

现在，这是真的，你不能把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从郭文贵的犯罪欺诈集团中剥离出去。它们在你们看到和听到的证据中占据了显著位置。现在你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是郭文贵的设计，因为这是郭文贵犯罪集团的运作方式。所有这些投资机会都是提供给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的成员，郭文贵的追随者的。

为什么？因为郭文贵利用了一群分享反共观点的个体。这些人，正如你们所见，被郭文贵的长时间直播中宣传的信息所影响。他们愿意在牺牲个人生活的情况下自愿翻译和转录他的视频，而郭文贵则收集到了资金。他们相信他们的投资会有巨大的回报，他们相信如果他们遭受损失，郭文贵会赔偿他

们的损失。当人们抱怨他们没有得到承诺的股票、利润、福利、加密货币时，郭文贵反过来攻击他们。他将他们贴上中共间谍的标签，并将他们曝光给庞大而忠诚的爆料革命运动。

辩方希望你相信郭文贵不可能通过撒谎从他的追随者那里拿钱。辩方在一件事上是对的，郭文贵热爱这个运动。至少他热爱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是他的私人钱库。

现在我要带你回顾一下你昨天和今天听到的辩方分散注意力的论点。

你昨天听到卡马拉珠律师关于 GTV 私募的一些论点。我不会像卡马拉珠律师那样谈论披萨和汽水。我会谈证据。首先，辩护律师辩称郭没有实施欺诈，因为他没有撒谎说 GTV 私募资金将用于什么。这是不正确的。郭在 2020 年 4 月 20 日的发布视频中说，这笔钱将用于 GTV。他没有说这笔钱会投资于对冲基金。所以这是一个谎言。但是无论如何，卡马拉珠律师完全忽略了郭对像陈薇这样的老成员所说的话，你们在审判期间听到了他的证词。他告诉他们 GTV 没有风险，投资资金是有保证的。

辩护律师完全忽略了郭在 2020 年 6 月 2 日私募结束当天再次做出的同样承诺，并且这被记录了下来。这在政府证物 Z9 的第 8 页上。这段视频在你们的屏幕上，2020 年 6 月 2 日郭的直播中说：“在这次 GTV 投资中，我与每个投资者进行了单独对话。这是郭文贵对你们负责任的严肃和郑重的承诺和责任，永远对这次投资负责。这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承诺，一种态度。”他承认了他对老成员所说的话，即投资没有风险。并且他会负责任。

他负责任了吗？没有。GTV 和 Saraca 损失了投资者的资金，至今还没有偿还，超过 3000 万美元。所以，是的，郭撒谎了。他对这笔钱的用途撒谎，他撒谎说投资是有保证的。他说没有风险。接着律师辩称，无论如何，郭将钱投资于海曼基金是可以的，因为那一亿美元是 Saraca 的钱，不是投资者的钱。首先，这在事实上是不准确的。Saraca 的投资来自 JP 摩根 5601 账户。这就是 GTV 私募资金的来源。这是海曼投资的来源。它不是 Saraca 的钱，是支持者的钱，是受害者的钱。甚至郭文贵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再次引用政府证物 Z9，第六页，郭吹嘘私募的成功。他说他们的初始估值是 2 亿美元，但最终超过了最高预期，筹集了 3.5 亿美元，收到了 3.5 亿美元，这只是 GTV 合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筹集的全部 3.5 亿美元都是通过 GTV 私募筹集的。这些钱全部是为了投资于 GTV。没有什么神秘的额外 1.5 亿美元属于 Saraca 而不属于 GTV。而且 Saraca 不能随意使用部分 GTV 的资金，因为那些发送了 3.5 亿美元的投资者，他们都是为了获得郭承诺给他们的 GTV 股票。

接下来辩护律师说，投资海曼基金完全没问题，因为郭文贵认为这是打击中共的方法。什么？你们觉得有道理吗？一个在德克萨斯的对冲基金的 1 亿美元投资能摧毁一个拥有数万亿经济的全球超级大国吗？这个对冲基金和打击中共有任何关系吗？当然没有。你们听到了肖腾海默女士的证词。这是一

个风险极高的赌注，赌的是港币兑美元可能会发生什么，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什么。而郭在 2018 年对凯尔·巴斯的采访中，也没有说任何不同的话。郭没有说，巴斯也没有说，“嘿，你知道，我们都讨厌中共，有一种打击他们的方法就是投资我的对冲基金。”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毫无道理。而且，顺便说一下，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郭认为投资海曼基金是一种打击中共的方法。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他认为这是一个方法，他会在他的直播中吹嘘。他会告诉他的战友们，“好消息，我们把你们的钱投资在海曼基金上了。这是一笔将打击中共的赌注。”他根本没有这么说。看看他说了什么。他掩盖了这件事。他告诉战友们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他没有提到用海曼基金来对抗中共，因为他并不是在这么做。你们确切知道他在用那 1 亿美元做什么。

他在为自己和家人赚钱。

第三，辩护律师辩称如果海曼投资是隐瞒的，他们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但他们确实隐瞒了。他们进行了从 5601 账户到 2038 账户的内部转账。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隐瞒原始账户中资金的来源是 GTV 的投资者。除了隐藏资金，不再有其他理由进行这种内部转账了。余建明问史蒂尔·肖腾海默说，“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公司转账吗？”当她说不可以时，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开了第二个账户，那个用于内部转账的账户。那个账户被用来清洗资金，然后再转给海曼基金。

卡马拉珠律师昨天提到了一份与海曼投资相关的文件。他说，他们在那份文件上披露了资金来源，即那 1 亿美元是出售子公司股份所得。卡马拉珠律师没有向你们展示的是本案的其他证据。这是最初提交给海曼投资的投资者资料表。这里没有财富来源的描述。只有当他们用新的干净银行账户重新提交时，才提供了这个解释，你们在右边看到的那个，出售子公司股份的解释。

顺便说一下，余建明作为海曼的主要联系人并没有什么不寻常或奇怪之处。卡马拉珠律师昨天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这不是郭文贵，而是负责资金的余建明。那就是郭文贵的工作方式。你们知道的，他使用代理人。他让其他人替他处理文件。这是可以预料的。史蒂尔·肖腾海默告诉你们，这通常是富裕家庭办公室的运作方式。

让我们再谈谈运动。郭文贵用来从受害者那里收钱的公司，它们只是公司，企业，具有商业目的的实体，比如 G|Clubs 会员公司和喜马拉雅加密货币平台。当对他有利时，郭文贵自己也将这些实体与运动保持距离。在一次直播中他说，新中国联邦，请记住，这是一个准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与运动相关联。然后他说，G 系列，GTV，G Fashion，G|Clubs，G 币和 G 美元与新中国联邦没有实质性的联系。这就像一个非政府组织。但 G 系列，包括喜马拉雅农场，完全是商业机构。在同一次直播中，他说，对于那些想要捐赠给喜马拉雅农场的战友们，我再说一次：任何接受捐赠的喜马拉雅农场将全部被取消资格。

你们可以投资，但不能捐款。我们的爆料革命运动不能容忍伸手要钱。后来他又说，这完全是商业运作。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 G 系列与新中国联邦联系起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些是郭文贵的话，试图将政治运动与企业分开。

顺便说一下，郭文贵的所有计划——芬克助理检察官昨天提到的六个：法治基金，GTV，农场借贷计划，G|Clubs，喜马拉雅交易所和 A10，这六个计划，以及你们听说的其他计划，喜币锁币，G 银行，G 美元，它们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关于郭文贵的作案手法。这就是他的做法。他没有从这些企业中得到任何报酬，这些企业是商业机构，而不是政治组织。那么如果他没有得到报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欺诈的所得。他没有工作。他不每天上下班。他每天都在做直播，推销这些业务，承诺高回报，股票，以及快速致富的保证。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承诺。他承诺保证投资，你知道的这些都是谎言。

昨天卡马拉珠律师告诉你们，郭文贵承诺 G|Clubs 股票并没有构成欺诈，因为 G|Clubs 在未来某个时间才会发放股票。这是一个普遍的承诺。

所以卡马拉珠律师说，投资者不能合理地期望通过 G|Clubs 会员支付获得股票。你们知道郭文贵说了什么。你们知道他是如何通过 G|Clubs 筹集资金的。2020 年 8 月 7 日他说，过去我说过，如果你买 G|Clubs，你会有 G Fashion 的股票。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说。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承诺。他承诺通过 G|Clubs 会员支付获得股票。你们听到那些购买 G|Clubs 会员的受害者说，他们期望获得股票。这是他们被承诺的。

现在，在同一个直播中，正如他经常做的那样，他试图收回这句话。他说，我们不应该谈论股票。如果我们用“股票”这个词是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是在“不要说”的列表上。这个列表上的内容是郭文贵不应该在他的直播中说的，因为它们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那些是他在撒谎偷钱时说的话。

但他有时也会失误，这正是他在 G|Clubs 上所做的。他告诉每个人他们可以得到股票，而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顺便说一句，尽管辩方想让你们相信，而且他们今天也多次提到，G|Clubs 的欺诈行为，并不是 Mahwah，也不是在康涅狄格州郭文贵车库里的那辆兰博基尼。G|Clubs 的欺诈行为简单明了，就是郭文贵一再承诺会员将获得股票，但这些股票根本就不存在。

他通过 G|Clubs 赚取了数亿美元，而这些钱都来自于那些关于股票的谎言。这就是 G|Clubs 骗局。这就是犯罪。

接下来是农场借贷计划。当 SEC 开始调查 GTV 时，这些农场借贷被设计成股票投资的掩体。卡马拉珠律师拿出了一份借贷协议，并向你们讲解了该文件上的几个不同条款。他说有一个三年的期限。说这些借贷还没有到期。说政府提起这个案子过早了。说政府不能说如果钱还没有偿还的话，那借

贷计划就是欺诈。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了受害者的证词。你们听到了周乐的证词。你们听到了珍妮·李的证词。借贷协议的三年期限，这是辩方的另一个分散注意力的论点。你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在借贷协议到期之前，这些受害者被发送延期通知，他们从未要求延期，也不想同意延期。这些延期完全由借贷人自行决定。想一想这一点。你借了钱。借钱给你的人应该在某个时间点得到本金和利息，但只要我愿意，你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东西。这不是合法借贷交易的运作方式。

他们说那些合同和借贷协议上并没有提到股票。即使你从郭文贵的直播中，从受害者和本案中的其他证据了解到，这正是农场借贷项目所做出的承诺。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提到股票呢？因为郭文贵和农场在掩饰交易，隐藏它们不被 SEC 发现。郭文贵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股票承诺是错误的。农场借贷项目从郭文贵在直播中在这些借贷上撒谎时就已经是欺诈了。这不是卡马拉珠律师昨天提到的匆忙下结论。这是对事实和证据的分析。谁知道呢，也许这只是像他关于布加迪合同所说的那样，是笔误。

辩方试图强调郭文贵建立他的欺诈集团和实施他的欺诈计划的动机。这是辩方的另一个分散注意力的论点，你们应该拒绝它。首先，动机不是政府需要证明的一个要素。你们不需要找到任何动机就可以认定郭文贵在对他的所有指控中有罪。但郭文贵是富有的。你们可能还记得昨天辩方辩称郭文贵的奢华生活方式是在欺诈集团开始之前和之后都有的。卡马拉珠律师昨天预测我今天会站在这里说，当然他在香港资产被扣押后仍然维持他的生活方式。

那是因为在偷投资者的钱。是的，这正是我所说的。郭文贵自己告诉追随者他很有钱，以此向他们保证他没有滥用他们的钱。他从富裕的地方直播，他的顶层公寓，他的游艇。他周围都是昂贵的东西。他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拥有他那样的生活。

现在在他的总结中，卡马拉珠律师多次暗示政府在审判期间一再提及郭文贵的财富，他辩称郭文贵正在为钱发愁，然后声称政府未能提供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是对政府立场的误述。政府提供的证据显示，在郭文贵宣布 GTV 私人配售之前，他在推出法治基金时，向追随者撒谎以获取捐款，仅仅几个月前，他还收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这是证据中的一个事实。

那是事实。郭文贵在 SEC 与 Saraca、GTV 和郭媒体达成超过 5 亿美元的和解后几周推出了喜马拉雅交易所，那是事实。郭文贵在政府查封他通过欺诈集团筹集的超过 6 亿美元资金后，仅六天就申请了破产，那是事实。

你们拥有所有的证据。你们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但不要让辩方用关于郭文贵财富的论点来分散你们的注意力。富有不是犯罪，但郭文贵犯了罪。你们的常识告诉你们，那个钱的去向，那是荒谬的。

那么让我们简要地谈谈喜马拉雅交易所。辩方说交易所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容易地转移他们的资金。这是事实。但问题是，资金的流动是单向的。资金进入交易所却很少流出。几乎没有人能够从交易所取出钱。辩方提到了通过交易所进行的少量兑换交易。他说，这证明了交易所正在运作。你想想交易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郭文贵把它宣传为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他说你可以使用它进行交易。但你在这次审判中了解到的喜马拉雅交易所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几乎只是一个内部账本。

他们在一个文件中记录了进来的钱的数字，他们可以更改网站上显示的价格，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合法的平台，鼓励人们向它发送资金。

你们在这次审判中听到的一些人，他们有喜马拉雅交易所账户，但从未能访问这些账户。他们向喜马拉雅交易所发送了钱，却无法确认钱是否真的在那里；这些钱他们从未能够取出来；这些钱是郭文贵用来投资他的计划的钱，郭文贵从他们那里偷来的钱，以便让他们在 G|Clubs 资金上获得回报。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是荒谬的。看看他自己的声明，Z9，这是郭文贵声明的摘要。你们应该看看所有的计划。七哥设计了喜币。七哥就是郭文贵。他派 Leanne Li 去喜马拉雅交易所。他派她去审计并了解资金的情况？

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这是他的交易所。他需要有人去找出他的钱在哪里。你们在这次审判中听到了很多关于承诺黄金的内容，20%的黄金储备，一个稳定币，充足的一比一的资金支持，所以永远没有损失投资的风险。

现在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黄金的事情很困惑。这并不困惑，这是犯罪。那么今天我们有什么分散注意力的论点呢？他提到一个银行记录，上面有两笔转账到一家叫 Sharps Pixley 的公司。卡马拉珠律师说 Sharps Pixley 是一家黄金公司。他们买了黄金，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有黄金支持的系统用于喜马拉雅交易所。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你们在整个审判中不断听到的主题，关于每一个计划。他们在努力工作。他们在试图落实。他们在试图为 G|Clubs 会员获取福利。他们真的想让加密货币运作起来。他们在开发区块链。他们要去买黄金。这只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论点。这不是真的，你们知道这一点。

现在，简要说明一下我们查看的辩方总结证人提供的总结图表中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资金兑换情况。首先，将这些描述为兑换是辩方的说法。

这是电汇信息中的内容，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出现的。白皮书没有定义与喜币或喜美元相关的兑换。这些只是账户的出金。而且，无论如何，你们知道的，为什么这些账户的出金有限，这是与 G|Clubs 会员的退款有限的原因是一样的。这都是为了隐藏真相，掩盖资金的实际来源和去向。

因为最终，当有人抱怨得够多时，他们决定，让我们让一些东西看起来合法，以便继续下去。今天我们谈了一些银行记录。卡马拉珠律师今天再次提到了这些。他说，看看这些钱的流动，这并不能

说明什么。你们不能证明这些钱用在了游艇或飞机上。政府不需要证明郭文贵如何使用欺诈所得的资金。我们只需要证明他共谋获取这些欺诈所得的资金，但他确实使用了这些资金。他用这些资金支付了豪华汽车费用和游艇费用。他用这些钱向他儿子郭强持有的瑞士银行账户转账了 2000 万美元。而你们知道的，郭强之后将这 2000 万美元中的一部分重新转回到家族办公室的业务中。你们看到了证据。你们看到了资金的流动。

这是明显的转移注意力的企图，试图掩盖广泛的洗钱网络。资金进入阿布扎比的 ACA 资本公司账户并不是巧合。然后资金从 ACA 资本公司回到了郭家的家族办公室也不是巧合。

今天卡马拉珠律师提到了辩方的总结图表。这是一个与 GTV 投资有关的总结图表，他说政府有这些吓人的总结图表，展示了所有的钱。这些图表让你们被淹没在展示资金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的图表中。这句话他重复了半天。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图表会让郭文贵感到害怕吗？因为这显示了一个复杂的犯罪集团。

让我们聚焦在卡马拉珠律师向大家展示的 GTV 汇总图。他对你们说，埃斯皮诺萨女士的证词说舒里克先生手绘的图表是公平和准确的，公平而准确地展示了进入海曼基金的交易。这不正确。埃斯皮诺萨女士没有这样作证。她说那个图表遗漏了交易。它并没有准确描述资金流动。你们确切地知道它遗漏了什么。它遗漏了内部转账，清洗转账，这是洗钱的明确证据。

莫里律师说：正如我提到的，G|Clubs 欺诈，那种欺诈是通过承诺股票换取资金的欺诈；是向人们谎称他们会通过 G|Clubs 获得股票的欺诈。这就是 G|Clubs 欺诈。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来谈谈 Mahwah 豪宅，郭文贵用 G|Clubs 的资金购买并为自己和家人翻新了价值 2450 万美元的达林顿庄园。辩方不能否认 Mahwah 豪宅是用 G|Clubs 的资金购买的。你们看到了资金流动，从 Crane 到艾伦·米切尔律师事务所的托管账户，再到支付豪宅的款项。因此，由于他们不能否认用于购买 Mahwah 豪宅的资金来源，他们提出了各种矛盾的关于 Mahwah 豪宅的预定用途的说法。他们声称这不是郭家另一个家庭住所；他已经有一个 7000 万美元的顶层公寓和一个在格林威治的庄园。他为什么需要第三个房子呢？还在新泽西？不。他们说这是一个基地，是汉密尔顿的投资。真的很难让你们知道你们应该相信哪个说法。

但你们确实知道的是，他们不希望你们相信真相。那是郭文贵的家。他和他的妻子与克里斯蒂娜·弗罗西尼一起参观了它。他买下了这所房子，设立了他的安全主管斯科特·巴内特作为名义上的主人，作为法律上购买这所房子的旅游基金实体的经理。

然后郭文贵的律师艾伦·米切尔雇佣了艾米·巴克来管理超过 1400 万美元的装修和家具款项，这些钱都是用更多的 G|Clubs 欺诈所得支付的，所有的选择都是由郭文贵亲自挑选的。

只要记住你们所看到的证据，包括来自郭文贵自己手机的视频，显示他亲自指导豪宅的装修。他在平面图上圈出他自己的区域、他妻子的区域、他女儿的区域和他儿子的区域。他详细解释了如何合并衣橱，如何安排房间。

你们不仅看到了被告指导这些更改，还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账单，一份又一份文件，提到了“郭美的卧室”——那是郭文贵的女儿。提到了“夫人的衣橱”——那是他的妻子。斯科特·巴内特告诉你们，在广泛的装修期间，这座豪宅一片混乱。但他也说——这直接反驳了辩方今天想让你们相信的，他说郭文贵仍然每周去那里几次。他说郭文贵会在他的卧室里睡觉，在他的豪宅的那个区域，一连住上四到五个晚上。记住昨天芬克助理检察官展示给你们们的。他的个人物品在豪宅里。他的药品，他的身份证。这是他的家之一。

辩护方还说，嗯，雷耶斯女士，G|Clubs 的 CEO，不知道 Mahwah 豪宅的情况，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有原因的。那不是她的职责范围。那是汉密尔顿的投资。

你们听到了雷耶斯女士的证词，她知道用 G|Clubs 资金购买的其他资产。现在，那些资产，比如 Mahwah 豪宅，实际上并不是为 G|Clubs 会员准备的，而是为郭文贵自己准备的。但这座 Mahwah 豪宅，郭文贵为自己目的而盗用的 G|Clubs 会员资金共计 4000 万美元，她对此一无所知。

即使撇开所有这些点不谈，即使郭文贵购买 Mahwah 豪宅是为了作为 G|Clubs 会所，他也从未透露会使用 G|Clubs 投资者的资金购买它。他说那些支付 G|Clubs 会员费用的人会获得股票，GTV、G Fashion 或 G|Clubs 的股票。他没有说他们会获得豪宅的部分所有权或会所的使用权。他关于 Mahwah 豪宅的谎言是一种犯罪行为。

卡马拉珠律师还指出了郭文贵所推广投资的各种业务的某些免责声明。他说受害者应该考虑这些投资背后的所有信息，应该阅读细则条款。这是一个不正当的论点，并且不能为郭文贵的行为提供任何辩护。

我希望你们记住托雷斯法官在这点上的指示。指示是：在确定是否存在欺诈计划时，无论受害者是否可能会发现欺诈，他、她或它是否曾仔细查看，都无关紧要。

受害人因疏忽或轻信而未能发现欺诈阴谋，不能作为电汇欺诈的辩护理由。这是对你们的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论点。

辩方一贯声称——就像他们今天所做的那样——所有这些投资都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运动；进一步推动政治议程。让我们谈谈抗议活动。想想抗议对象是谁；想想抗议活动在哪里进行。它们并没有在

中国大使馆进行。这些抗议并没有针对中国政府。它们在破产受托人的家里、办公室以及他家人的家和工作地点进行抗议。它们是针对那些试图拿走郭文贵钱财的人。这些不是政治运动的活动。这些是一个骗子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而指挥的活动。而辩方向你们提出的政治议程点，如何解释 Crane？Crane 只是一个将 G|Clubs 和农场资金带进来并转移到海外的方式。它与政治或政治激进主义无关。

但就像本案中的许多不同情况一样，郭现在想两面讨好。当将自己与 G 系列分开对郭文贵有利时，他就这样做。当将它们合并对他有利时，正如他在这里所辩称的那样，他就那样做。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骗子。还有海瑟姆·哈立德的录音呢？辩方几乎没有提到它们，无论是在哈立德作证时，还是在你们昨天和今天听到的将近四小时的总结中。但你们听过那些录音。哈立德向你们解释了它们。那些录音是关于被告谈论他的政治活动吗？不是。在那些录音中，他在要求转移投资者资金。他在控制他的犯罪欺诈集团。辩方今天提到这些录音是因为他必须提到。如果完全不提，那就太明显了。但他说了什么？他说，这些录音实际上是郭文贵的辩护。它们显示他没有控制 G|Clubs，因为他告诉别人做某事，而没有立即发生。

这证明了郭文贵某种程度上是无辜的。你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但即使退一步，问问自己一个基本问题：如果他不控制 G|Clubs，他为什么会在那么多关于 G|Clubs 资金的电话中出现？

如果他只是一个代言人，他在谈论数千万，数亿美元的 G|Clubs 资金被困在 Crane 的账户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不合理。只有一个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他会出现在那些电话中：因为他在控制一切。而你们也知道转账没有立即发生的论点作为证明郭文贵没有控制 G|Clubs 的证据不准确。因为转账确实发生了。花了几天时间。他们不得不绕过一些法律障碍。但郭文贵想要的东西，郭文贵都得到了。让我们简要地听几个录音。这是 417 号录音。我们昨天和美国助理检察官芬克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请再次结合这个案子中的所有证据来理解这些内容。2021 年 4 月 28 日。这是郭文贵、王雁平、余建明、海瑟姆·哈立德和 Alex H 之间的会议。郭文贵命令王雁平和余建明、命令 G|Clubs 的最终受益所有人何浩然，将价值 1 亿美元的 G|Clubs 资金和农场借贷资金转移到海外。你们听到他在这个电话中要求迅速转移资金。我们需要做一个正常公司会做的事情，这样转账才能通过。

你们听到郭文贵是这个犯罪集团的老板，即使他的名字不在银行账户或公司文件上，你们知道他控制了 G|Clubs 和资金。

(音频播放)

莫里律师说：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代言人。这是一个犯罪集团的老板。一周后他还在继续；他们还在弄清这些交易；他们还在弄清需要哪些协议来掩盖这些转账。2021 年 5 月 6 日，哈立德又录了一些与郭文贵的通话内容，郭文贵再次指示哈立德将 Crane 账户中的 G|Clubs 和农场借贷资金转到余建明的基金，汉密尔顿资本名下。在其中一个电话中，郭文贵告诉哈立德，他必须按命令将资金送到指定地

点。当哈立德解释说这些转账不在 Crane 与 G|Clubs 的托管协议范围内时，郭文贵要求——要求——将 G|Clubs 的律师加入上电话。说他这是胡说八道。

(音频播放)

莫里律师说：暂停。

郭说，不——这是郭的说法。不，不，你需要——你知道，如果他们说是投资者的钱。他基本上说他们下令，你就把钱送到任何地方。你必须把钱送到任何地方。

你可以看到哈立德对他说：没错，但我只能发送。我只有与一个公司的托管协议。

郭文贵说：不，如果他们要你把钱转到第三方，你就必须转到第三方。基金，余建明的公司。郭文贵说：他们指示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相同的，哈立德问他，哪个基金？我有点糊涂了。

郭文贵确认，是余建明的基金，那个基金。

当哈立德说，不，我只和 G|Clubs 有一个托管协议；我只能把钱转给 G|Clubs 时，余建明插话了。他说，好吧，你是按照 G|Clubs 的指示行事对吧？你有一个托管协议。

然后郭文贵。郭文贵说：什么？

哈立德解释。律师，律师说我不能这样做。

郭文贵说：哪个律师说的？谁？

当哈立德解释说是 Ana Izquierdo，G|Clubs 的内部律师，郭文贵要求他们现在给 Ana 打电话。他说：现在打给 Ana。看看我们能不能播放这个。

(音频播放)

莫里律师说：电话响了。Ana 没接。郭文贵对助手 Gladys 周大喊。你们听说过 Gladys 周；她是他的助手之一。这里翻译了，因为录音中是普通话。

他说：给我找律师 Ana 的电话号码。

再次，这不是代言人。这是老板。

然后他骂了句胡说八道。

(音频播放)

莫里律师说：顺便说一下，当你们回去审议时，请看这些电话和会议的文字记录，哈立德的录音。(证据编号) 是 400 系列的。你会注意到，这些通话中没有讨论政治活动，也没有讨论 G|Clubs 会员的福利。这些电话都是关于钱的，关于数亿美元的资金，关于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关于将其存入不同的银行账户。它们与会员无关，也与爆料革命无关。它们只与郭文贵关心的唯一事情有关：金钱。

你们还应该看看郭文贵在这些通话中如何称呼这些钱。不是会费，也不是来自同伴或战友的钱。不，是投资者的钱。

请记住，这些都是郭文贵从未想过会有人听到的通话。这些不是他的直播。他没有穿 Brioni 西装。他不是在他的荷兰雪梨顶楼公寓喝茶。他不是在他的游艇上谈论快速致富，相信我，我会亲自为你保证一切。这些是真正的郭文贵。一个犯罪欺诈集团的老板。

卡马拉珠律师今天提到的另一点是关于政府的证人，特别是内部证人；那些与郭文贵用来筹集资金的企业有密切联系的人：海瑟姆·哈立德、利玛丽·雷耶斯、杰西·布朗、李娅。这些内部人员是棋子。他们被郭文贵利用了。就像他的受害者一样，他们相信他。

当他告诉他们做某事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合法企业服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了正当的工作。而那些内部人员，就像受害者一样，他们什么也没得到。郭文贵得到了所有。他欺骗了许多他的员工。他欺骗了许多他的受害者。不要让他也欺骗你们。

女士们，先生们，辩护方希望你们忽略本案中的证据。他们希望你们抛开被告的直播和声明，在那些声明中他推销他的犯罪集团的所有计划；他推销 GTV、喜马拉雅农场联盟、农场借贷计划、G|Clubs、喜马拉雅交易所。

他们希望你忽视这些简单的事实，这些事实已被政府证明是在合理怀疑之上的。被告对人们撒谎。他向他们提供股票和其他东西以换取他们的投资，并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投资将使他们赚钱，同时他还亲自保证他们免受任何损失。

他们希望你忽视这一事实：即使在被告在 2022 年 2 月申请破产之后，他仍继续亲自保证他们免受损失。

他们希望你们忽略在这次审判中你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受害者，那些一个接一个地说他们曾跟随郭文贵的人；他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但当他们难以取回自己的钱或当他将他们列入黑名单并称他们为中共间谍时，他们才意识到他在骗他们。

卡马拉珠律师要求你们做的是一次只挑选一个点，每个场景中的一个证据片段。一些来自法治基金，一些来自 GTV，一些来自农场借贷和 G|Clubs 以及喜马拉雅交易所。他让你们孤立地关注每个点。然后他说那根本不是一幅画。但你们不能在框架内看到全貌。

因此政府要求你们做的不是相信我们，而是相信你们自己；考虑你们在这次审判中看到和听到的所有证据；评估所有的细节。当你这样做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画面。这是一个关于郭文贵建立的、他控制的、他用来撒谎和从受害者那里窃取超过十亿美元的犯罪欺诈集团的画面。

而当这幅画完成时，会有一个明确无误的结论，那就是：针对郭文贵的所有指控，他都是有罪的。

法官说：各位陪审员，现在我将向你们提供最后的指示，然后你们将开始讨论。

请翻到第 68 页。请翻到第 68 页，43，“陪审团的讨论职责”。

在你们退庭讨论之前，我还需要在几个方面向你们作出指示。

你们的任务是决定证据是否在合理怀疑之外证明了被告对起诉书中指控的罪行的有罪。

审议必须在陪审团室内进行，所有陪审员必须在场。如果任何陪审员离开房间，比如去洗手间，所有的审议必须停止，并且只有当每个陪审员都在场时才能继续。

为了做出裁决，每个陪审员必须同意该裁决。作为陪审员，你们有责任彼此协商，并以达成一致为目的进行审议，如果可以在不放弃个人判断的情况下做到的话。

作为陪审员，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案件，但必须在与其他陪审员公正考虑证据之后做出决定。

没有任何陪审员应该仅仅因为其他陪审员的意见或为了达成判决而放弃自己诚实持有的关于证据分量或效果的信念。

在讨论过程中，你们作为个体，不应犹豫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并在确信其错误时改变意见。

对于那些在审判过程中做笔记的陪审员，请记住你们所做的笔记只能在讨论期间用于唤起你们自己的记忆。它们不能被用作说服其他陪审员的权威依据。你们的笔记并不优于你们或其他陪审员的独立记忆。那些没有做笔记的陪审员不应该因为其他陪审员做了笔记而受到影响；相反，你们应该依靠自己对证据的独立记忆。

如果对证词内容或我对你们的指示有疑问，你们应该要求将那部分证词或指示重读给你们听。你们的笔记和你们同伴的笔记不能代替官方记录或我所阐述的法律原则。法庭的记录优先于陪审员的笔记。

你们将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在陪审团室内，里面有作为证据引入的证物，如果你们希望查阅它们，可以使用这台笔记本电脑。该笔记本电脑可以连接到陪审团室的大屏幕。

如果在讨论过程中，你们对任何部分的证词记忆模糊或对我给你们法律指示有疑问，你们可以回到法庭，请求重读相关证词或指示。如果你们希望进一步解释我所讲解的法律，也可以向法庭请求。如果对本指示的任何部分有疑问或问题，请给我写便条请求澄清或进一步解释。

你们对证据或证词的请求——实际上，任何与法庭的沟通——都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由你们的陪审团长签名，并交给一名法庭安保人员。

你们的陪审团长，即陪审员 1 号，应该书写你们的请求，并交给法庭安保人员，由他们将便条递交给我。请在陪审团专用纸张上写下便条，并将其放入信封中，交给法庭安保人员。

当律师、被告和法庭工作人员都在法庭上集合后，你们会被召回法庭，我会立即回应你们的请求。

在重读证词期间，请记住当你观察证人作证时，证人的举止给你的印象。

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告诉我或任何人关于陪审团对被告是否有罪的立场，直到达成一致的判决。

要达成判决，陪审团的所有 12 名成员必须达成一致。无论何时你们达成一致的判决，必须向法庭报告。当你们达成判决时，只需告诉法庭安全官员你们已经达成判决，但不要告诉他们判决内容。然后你们将立即被召回法庭宣布判决。

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份裁决表格，供你们记录决定使用。在你们作出裁决后，陪审团长应填写裁决表，签名并注明日期，然后给门外的法庭安保人员递交一份单独的便条，声明你们已经作出了裁决。请不要在便条中说明裁决内容，也不要将裁决表附在便条中。相反，陪审团长应保留裁决表，并在你们被召入开庭时交给我。

因为审判陪审团即将退庭进行审议，我现在指示并强调，审判陪审团与候补陪审员之间不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交流或联系。候补陪审员不得与任何人讨论此案，包括你们自己；也不得阅读、观看或听取任何有关此案主题内容的信息；不得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或你们面前讨论此案；不得对此案的事实问题形成任何意见；除非在被要求参与审判陪审团的审议之前，你们不得形成或表达对被告有罪或无罪的任何意见。

候补陪审员可以离开法院。然而，你们可能会被召回替换一名陪审员。因此，你们必须通过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并且必须能够在接到我工作人员联系后一小时内返回法院。

在讨论期间，会提供午餐。除非被指示，否则不应离开陪审团室。

有陪审员是吸烟者吗？

如果你是吸烟者，由于我不会和你们一起在陪审团室内，如果你需要吸烟休息，你必须向你的陪审团长提出请求。如果陪审团长宣布休息，必须通知法庭安保人员。

在休息期间，所有讨论必须停止。

由于大楼内禁止吸烟，吸烟者将在法庭安全官员的陪同下到大楼外吸烟，吸烟期间不能讨论此案，留在陪审团室的非吸烟者也不能讨论此案。只有当你们全部回到陪审团室后，才能恢复讨论。你们都明白了吗？

律师们，你们有想上前来讨论的事情吗？

莫里律师说：政府没有请求，法官大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护方没有请求，法官大人。

法官说：现在，我将把此案提交给你们作出最终裁定。正如我之前所说，法律和你们的誓言要求你们在无所畏惧、不偏不倚和没有同情的情况下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现在，请带着这个案子，根据你们的誓言和法庭的指示，作出真实和公正的判决。

请护送陪审员出去。

哦，等一下。

我想让法庭安全官员宣誓。

(法警宣誓)

法官说：好的。陪审员可以被护送到陪审团室。

(陪审团在中午 12:04 退庭讨论)

法官说：请坐。鉴于没有请求边栏会议讨论，我可以认为没有对指示的异议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护方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没听见你说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抱歉，辩护方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政府没有异议。

法官说：你们准备好包含证据的笔记本电脑了吗？

芬克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交给您的法庭书记员。

法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记录在案，辩护律师已经有机会审查；据我所知，辩护律师同意笔记本电脑上的内容，我们也同意。

法官说：这是准确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

法官说：你们不必留在法庭上；只需确保我的书记员有你们的联系方式，我想他们已经有了。还有其他事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护方没有其他事，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政府没有其他事。

法官说：好的。我们会联系你们。

(休庭，等待判决)

法官说：请坐。

现在是 4:59。我没有收到陪审团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便条。在我今天解散他们之前，还有什么事吗？

施洛夫律师说：辩护方没有其他事，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政府没有其他事。谢谢。

法官说：好的，如果可以的话请让他们进来。

(陪审团入场)

法官说：我知道陪审团长有一张便条给我？

陪审团长说：是的，我们只是请求一些文件。

法官说：如果可以的话请递上来。请坐下。这是陪审团便条一号。

便条内容是：我们，陪审团，要求提供证词的纸质副本，重申限制性指示。便条由领队签字并注明了今天的日期。

所以我们将讨论你的便条，并在明天早上处理。

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们明天早上将回来，最迟在 9:30 开始；但是，当然，如果你们在 9:30 之前都已经到齐了，你们可以提前开始。

所以旧规则仍然适用：你们不允许彼此讨论案件，不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案件，不阅读、观看或听取任何与本次审判主题相关的信息。

明天所有人到齐后，你们可以重新开始讨论。祝你们晚上愉快。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坐。关于第一个请求，证词的纸质副本，我想问是否有特定的证人，以及他们是否需要直接询问，或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或者只是交叉询问。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他们所说的“记录”也可能是指作为证据的一些录音或视频的文字记录。

法官说：哦，这倒是真的。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好吧，也许他们只是——但他们没有那些吗？

芬克律师说：他们有电子版的；他们可能想要纸质版的来阅读。

法官说：好吧，那么请准备这些纸质版，我认为准备 12 份会比较方便。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做。

法官说：这些文件太多了吗？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做。其中一个文件有 200 页长。

法官说：哦，那确实很多。

芬克律师说：我们会准备——如果法庭允许，我们会准备几份。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明天早上我们会让辩护方有机会审查，如果法官大人同意的话。

法官说：好的。我不是说你们要整晚复印。

芬克律师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今晚为什么要和其他晚上不同呢？

法官说：然后他们要求重申限制性指示。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当然希望这不是重述陪审团指示。但有人有任何想法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明早问他们是否指的是——像法官大人说的，可能是芬克律师所说的，可能是特定证人。

因为我听到的是限制性指示。在审判过程中，关于传闻证据或者类似的情况有几次。所以我认为让他们澄清一下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是说，我从未有过把整个记录发回给他们的审判。这似乎有些奇怪。

所以我认为明早问他们具体指的是什么，然后评估他们是否只是希望您重读或重新发出与特定证人证词或特定证据有关的限制性指示，可能会比较有意义。

法官说：那我希望双方能确定这些限制性指示，以便我们明早能准备好。还有其他事吗？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抱歉。

但从便条中不清楚他们是指审判的记录、视频的记录还是录音的记录。或许我们应该谨慎地请陪审团具体说明，他们希望法庭提供哪些记录。因为我们可能会发送错误的记录，或者猜错。我认为这可能会在将来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法官说：哦，我并不是建议我们直接把记录——也就是翻译件，交给他们。我并不是建议我们直接把记录交给他们。我明天早上会问他们。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现在，关于证词记录话，我认为我们目前不应该猜测。希望只是翻译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对我来说有道理，法官大人。至于确定限制性指示，我想我们可以在记录中找出法庭给出限制性指示的地方。然后根据陪审团的询问回复，我们可以决定哪些限制性指示需要重申或再次说明，或者是否仅提供记录给他们，如果他们有这个要求的话。

芬克律师说：为了记录在案，政府同意辩护律师的意见，我们应该明确陪审团究竟想要哪些记录或翻译件，以及他们所说的“限制性指示”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法官说：我从未收到过要求限制性指示的请求。

芬克律师说：正如您所指出的，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审判。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也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相当令人困惑，特别是因为不同的证词和证据适用不同的限制性指令，对吧。所以我认为——出于所有相同的理由，我认为我们无法猜测他们希望重申哪条限制性指令。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哪些限制性指令是存在的，然后等他们为我们澄清后再做出决定。

法官说：他们可能读了关于限制性指示的部分，但不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也有可能。

法官说：我当然希望不是全部指示。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只是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看到便条。便条是分别列出请求一，记录；请求二是限制性指示，还是它们在一起？

法官说：便条的第一行写着：我们，陪审团，请求提供证词的纸质副本。

第二行写着：重述限制性指示。

我会给你们一份副本，但他们区分了这两件事。

芬克律师说：好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即使他们指的是全部指示，法官大人，我认为也有必要请他们具体说明他们想要什么。

法官说：我保证会这么做。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芬克律师说：抱歉，法官大人，每位法官的做法不同。他们是否有一份指示的副本？

法官说：哦，有的。

芬克律师说：好的，这对我们考虑他们的需求很有帮助。好的。

法官说：我听说在赫勒斯坦法官的审判中，有人要求提供一页关于 RICO 指控的摘要。这是可以考虑的。

芬克律师说：赫勒斯坦法官提供了吗？

法官说：显然是的。

芬克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我会考虑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也会的。

法官说：好的。所以你们不用在 9:30 之前回到法庭。我不认为他们会聚集在一起。

哦，等一下。现在有人告诉我他们通常在早上 9 点之前就都在这里了。那么你们应该准备在 9 点开始，这对我们大家都更好。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您是打算给他们回便条要求澄清，还是把他们叫出来问？

法官说：会把他们叫出来问。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不过，他们的回答，我会让他们回去写下来；我不会在公开法庭上接受他们的回答。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回答会通过便条给出。

法官说：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这有道理。谢谢。

法官说：好的。谢谢，晚上愉快。我的出色的法庭书记员建议，也许他们在听证词时做了记录，所以这是可以考虑的。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我可以问一下，您的工作人员还保留那些记录吗？好的。所以关于记录本，我们不必准备新的。好的。

谢谢你们保留这些。

法官说：好的。晚上愉快。

芬克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

(休庭至 2024 年 7 月 12 日上午 9 点)